

八月薇妮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畅销古风作家八月薇妮精心打造村姐的逆转爱情，用万种柔情感动铁血汉子和千万读者，这女子绝对是毒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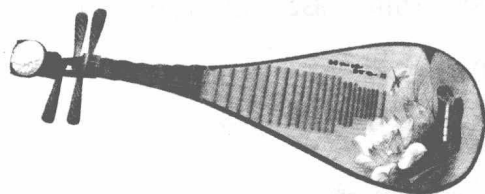
花月佳期

2



花月佳期²

八月薇妮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月佳期: 全3册/八月薇妮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104-3576-8

I. ①花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0259 号

花月佳期

策 划: 李 烽 作 者: 八月薇妮

责任编辑: 靳丽霞 特约编辑: 郝 曼 李 丽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马正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[http: //www. nwp. cn](http://www.nwp.cn)

[http: //www. newworld-press. 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数: 1138 千字 印张: 55.25

版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576-8

定价: 8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阅读 • 享悦生活



花月佳期

②

- 第六十一章 于飞：羈鸟恋旧林...001
第六十二章 于飞：池鱼思故渊...007
第六十三章 于飞：开荒南野际...011
第六十四章 于飞：守拙归园田...016
第六十五章 于飞：方宅十余亩...021
第六十六章 于飞：草屋八九间...027
第六十七章 于飞：榆柳荫后檐...033
第六十八章 于飞：桃李罗堂前...038
第六十九章 于飞：暧暧远人村...042
第七十章 于飞：依依墟里烟...048
第七十一章 于飞：狗吠深巷中...052
第七十二章 于飞：鸡鸣桑树颠...058
第七十三章 于飞：户庭无尘杂...063



O N T E N T S 目 录



花月佳期
②

- 第七十四章 于飞：虚室有余闲...071
第七十五章 于飞：久在樊笼里...076
第七十六章 于飞：复得返自然...081
第七十七章 荣华：寒山转苍翠...086
第七十八章 荣华：秋水日潺湲...091
第七十九章 荣华：倚杖柴门外...095
第八十章 荣华：临风听暮蝉...100
第八十一章 荣华：渡头余落日...106
第八十二章 荣华：墟里上孤烟...113
第八十三章 荣华：复值接舆醉...118
第八十四章 荣华：狂歌五柳前...123
第八十五章 荣华：红叶晚萧萧...129
第八十六章 荣华：长亭酒一瓢...135



O N T E N T S 目 录



花月佳期
②

- 第八十七章 荣华：残云归太华...141
第八十八章 荣华：疏雨过中条...147
第八十九章 荣华：树色随关迥...152
第九十章 荣华：河声入海遥...157
第九十一章 荣华：帝乡明日到...163
第九十二章 荣华：犹自梦渔樵...167
第九十三章 荣华：行行重行行...172
第九十四章 荣华：与君生别离...179
第九十五章 荣华：相去万余里...184
第九十六章 荣华：各在天一涯...188
第九十七章 荣华：道路阻且长...193
第九十八章 荣华：会面安可知...199
第九十九章 荣华：胡马依北风...206
第一百章 荣华：越鸟巢南枝...213



O N T E N T S 目 录



花月佳期

②

- 第一百零一章 荣华：相去日已远...218
第一百零二章 荣华：衣带日已缓...224
第一百零三章 荣华：浮云蔽白日...229
第一百零四章 荣华：游子不顾反...234
第一百零五章 荣华：思君令人老...239
第一百零六章 荣华：岁月忽已晚...243
第一百零七章 荣华：弃捐勿复道...248
第一百零八章 荣华：努力加餐饭...254
第一百零九章 荣华：故人江海别...261
第一百一十章 荣华：几度隔山川...264
第一百一十一章 荣华：乍见翻疑梦...269
第一百一十二章 荣华：相悲各问年...274
第一百一十三章 荣华：孤灯寒照雨...281
第一百一十四章 荣华：深竹暗浮烟...285



O N T E N T S 目 录

第六十一章

-----于飞：羁鸟恋旧林-----

凤玄把马拴在林子边上，还没进门，就听到屋里头宝嫔的惊叫。

凤玄心中一震，生怕出了什么事，赶紧推门而入，“娘子！”却见院子里宝嫔拿着把扫帚，正挡在跟前，有些惊慌失措的样子，仿佛在防备什么。

凤玄目光一动，却见在她面前，站着一只极威武的公鸡。

大红冠子，长长的脖子周围是灰碧色的蓬松的毛儿，油光发亮，浑身的毛也是红色的，鸡爪子金黄色，如利钩一样抓着地面，那双圆眼睛闪闪的，脖子一伸一缩，耀武扬威地正望着宝嫔。

宝嫔正惊慌间，见了凤玄，忙不迭地叫：“夫君快来！”

凤玄三两步飞奔到宝嫔身前，“这是怎么了，这只鸡从哪里来的？”

说话间，那只大公鸡便侧着头看凤玄，似乎在估摸对手来历，是否好对付。

宝嫔道：“夫君，我从大姐家里借了这只公鸡，好给咱们的母鸡孵小鸡用。”

凤玄挑眉，哑然，“啊……”

宝嫔躲在凤玄身后，“可是它好像很不听话，总想啄我。”

凤玄忍俊不禁，“傻娘子！”

这时候那只公鸡仍旧剑拔弩张、试试探探地望着凤玄。凤玄抱住了宝嫔，便看那公鸡，笑骂道：“好你个扁毛畜生，敢欺负我娘子！”

那公鸡歪着头同他对视片刻，忽然间脖子上的毛儿都服帖了下去，转过身踱着步子走了，悠闲自在，若无其事，仿佛先前从未发怒过。

宝嫔目瞪口呆，“夫君，它……它居然……好个欺软怕硬的坏东西！”指着那只公鸡跺脚，凤玄哈哈大笑，“乖娘子，这可怪不得它，你是真打不过它的。”

这倒是真的，那公鸡爪子同尖嘴都极厉害，啄人一下，能把手啄出血来。

宝嫔一看它那威风凛凛的模样就有些害怕，这还是大姐亲自给送来的，不然还真不知怎么弄。

晚间吃了饭，两人便在院子里乘凉，宝嫔点了艾草熏蚊虫，又取了蒲扇，不停替凤玄扇风赶蚊子。

凤玄见她忙得不肯消停，索性将她搂过来，在她脸上一亲，自己拿了蒲扇过来替她扇了两下。

宝嫔偷空就摸摸他的脸，只觉得他的胡子又长了些，先前只冒出一个头来，现在有些刺手了，宝嫔便道：“夫君，改天我给你刮刮胡子吧？”

凤玄笑吟吟地看她：“娘子不喜欢吗？”

宝嫔道：“哪有，夫君怎样我都喜欢，不过这样……扎手的。”有时候两人欢好之时，他总会没轻没重地亲她，扎得她不行，格外地痛痒，可这些却不能说。

凤玄见她笑得开怀，故意又狠狠亲了口，扎得她叫了几声，他却又说：“那改天就劳烦娘子了。”其实他并不想把胡楂去掉，若是生出胡须来，整个人的样子或许会变不少吧？麻烦或许也还少些。

宝嫔见他答应，便也欢喜地晃了晃身子，凤玄瞧着她的样儿，却又觉得怎么都无所谓，横竖他的小娘子高兴就行。

两人坐着，过了会儿，晚风徐徐，凤玄心里安谧至极，望着头顶天幕上繁星点点，慢慢想到一事，便随口道：“娘子，你知道宝如去了县衙当厨娘吗？”

宝嫔转头看他，有些惊讶，“啊，她真去了吗？上回跟夫君商议过后，我就跟爹娘说了，原来他们真的答应了阿如……夫君，她在县衙做得好吗，你可知道？”

凤玄道：“我瞧县太爷对她挺好的，你可以放心了。”

宝嫔倚靠在他怀中，把扇子接过来，手腕微动扇着，一边仰头看他，“好的夫君。”

当天晚上，凤玄便又缠着宝嫔做那“生宝宝”之事，只不过他知道她身子不甚强健，难得地会“适可而止”。

宝嫔也已经有些习惯，不再像是先前那样抗拒，甚至偶尔会令凤玄觉得几分“惊喜”，只不过她每回事完都会精疲力竭，睡得自也格外香甜。

凤玄拥着她，这般美好安谧的夜晚，他心中隐隐地竟有股不安的预感。

起初他竭力想安慰自己那不过是多虑了，可是他又知道，他的直觉通常都不会出错——一定是有什么不对。

凤玄细细地把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又想了遍，蓦地想到了在杜府遇到的那个廖小姐。

当时看她第一眼的时候，他就察觉那个打扮得很简单的女子身上有股令他不悦的气息。

他生为皇族，从小到大，身边所遇到的女子，多半都是非富即贵的大户人家小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颐指气使地长大，身上就会形成一种她们独有的气质，他是最熟悉不过的。

凤玄回想廖小姐的样貌，不出所料他没有记住她究竟长什么样，只记得她那样朴素地透出几分刻意的打扮，以及当时同她照面之后自己心中那异样的一丝不悦——那是因为不安而引起的。

怀中宝娘发出平稳的呼吸声，她睡了会儿，模模糊糊地似唤了一声什么，把身子往他怀中蹭了蹭，撒娇似的。

凤玄抱着她娇软的身子，望着她甜睡的容颜，目光渐渐清明，也将心中那不安强压了下去，“娘子，一定没事的，我答应你。”在她眉心一印，他喃喃低语。

事情发展又有些出人意料，那被捉拿入县衙的杜府管家，本来拒不招认，结果过了一天后，却又主动向赵瑜供认，说一切的事都是他擅自作主的，跟杜老爷无关。

赵瑜愕然之余，就看破他是想替杜虞顶罪，自然大刑伺候，结果杜管家晕了过去，也没再认什么，赵瑜便命人将他押入大牢。

正午头，凤玄出来衙门，便想去给宝娘买点糕点等带回家去。从点心铺子出来后，提着点心正要回衙门，忽然间皱了皱眉，看看地形，就拐向旁侧的小巷。

凤玄刚入小巷，便有道人影从墙上轻轻跃下，落地无声，竟是顾风雨，垂头拱手道：“王爷。”

凤玄喝道：“你跟着我做什么？”

顾风雨道：“小人只是特意来告诉王爷一声，有人暗中跟踪王爷。”

凤玄问道：“可知道是什么人？”

顾风雨道：“这个小人并不知晓，不过王爷在此的消息小人从来不曾对任何人提及，只是看他们的身手不弱，因此特来报信，请王爷多多留神。”

他说完之后，身形一动，便重又跃过墙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凤玄垂眸无声，他自出了衙门，就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自己，起初还以为是顾风雨不知所谓，从甜点铺子出来才发觉不对。

他心里百转千回，猜测这是哪一路的人，最大的担忧，就是京内来的密探。

如果真的是，那么泄密的人肯定就是顾风雨，要知道皇廷的爪牙虽无处不在，但这地方委实偏僻，何况他又刻意隐瞒行迹，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是没法儿找到的。

还有一个可能就是……

凤玄越走，心便越往下沉，几乎不敢去想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可是最坏的一种了。

顾风雨肯来报信，大概就是怕凤玄误会他。因此说明了之后便先行离开，凤玄还没来得及细问，他已经消失不见。

事已至此，凤玄索性深吸一口气，重新迈步往外而行。

他将走到巷口的时候，望见巷口处有人影若隐若现，似在向他这边张望。

凤玄心头一动，便升起一丝希望：倘若真的是皇廷的密探，绝对不会如此不小心地曝

露身形。

凤玄的心缓缓安定，却仍不动声色地走了出来，顺着大道往县衙而行，头顶烈日炎炎，街上行人不算很多，凤玄打量了会儿，忽然一闪身没入另一条小巷，动作竟是极快。

他身后跟踪着的那些人一见，顿时顾不上掩饰身形，急急地跟着纵身跃入。

头一个跃入巷子的人放眼一看，眼前毫无人影，正愕然中，旁边传来个极冷的声音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大惊，想也不想便动手，谁知一个拳头递到跟前，只觉得鼻子一酸，然后剧痛便散了开来，整个人眼前发晕，向后便倒。

第一个人身子摇晃倒下之时，后面两个也闪身出现，凤玄冷笑着，将两人相继收拾了，叠罗汉似的扔在一块儿，一脚踏上，“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！”

他眼神冷冷淡淡地望着受伤的三人，只等待他们身份明确后，便立刻毫不犹豫地杀人灭口。

那地上的伤者吐了口血，“手下留情，我们是廖知府的人！”

凤玄大为意外，“什么？！”

伤者之一道：“我们是廖大人派给廖小姐的贴身护卫，是廖小姐让我们来试探一下……你的身手。”谁想到还没等试探，就被人给放平了。

凤玄震惊地望着这三个人，心中一瞬间才明白过来，一时很是懊恼，心道：“混账东西……害得我差点……”

他忍了心头怒气，“廖小姐为何让你们试探我？”

那三人面面相觑，凤玄暴喝一声：“说！”心中恼火至极，昨天晚上好不容易压下的那不安又涌上来，恨不得将三人尽数杀了了事。

他一动怒，杀气四溢，三人魂飞魄散，急忙道：“小姐说……看您英雄之姿，身手必定极为不错，因此想看看您的武功到底如何。”

凤玄咬牙，“我的武功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……这小人等就知道了。”

凤玄忍了再忍，终究冷冷道：“回去转告你们小姐，别再做这种幼稚的把戏，否则的话，我绝不再容情！”

凤玄说罢之后，大步离开。

身后那三人艰难起身，相互扶携着，其一人心有余悸，问道：“方才他怎么出手的？”

第二人叹道：“好狠的拳劲，这乐阳县的小地方，怎会有如此厉害之人？”

“天下之大，卧虎藏龙……罢了，这回真是彻底栽了，回去跟小姐复命。”

三人回到杜府，廖涟泽见状，大为震惊，屏退左右，在密室召见三人，让三人把事情

经过细细说了一番，才问道：“他真的有那么厉害？”

其一人便道：“属下等绝无虚言，我们三人曾也算是江湖上有点名气的，才会被知府大人礼聘，但我们都是从未见过此等高手。”

廖涟泽望着三人鼻青脸肿的惨态，心中升起一股不屑，面上却还温和，“罢了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你们也无须挂怀，下去好生歇息吧。”

三人见她如此客气，才也都拱手退了。

一直到人都走了，廖涟泽双眸眯起，“好没用的废物，哼。”

她沉吟着：“连世珏……参与过长陵之战的？如果说他武功如此厉害，从那场战役中生存倒是有可能的，只不过……探子打听来的消息，他分明只是个乡间无赖，也没什么过人奇遇，又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一身武功？何况，那人的通身气质，却一点也不像是个普通的民间百姓……”

廖涟泽极快地回想着，想起同凤玄的初次相见，越想越是疑云重重，当时杜兰芳说那句“什么阿猫阿狗也敢进来”的时候，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当时她以为自己是因为同意杜兰芳所说，一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她并非是因为赞同杜兰芳，而是下意识地觉得那句话大为不妥。

为何不妥？廖涟泽闭起眼睛，想着那站在中厅之人的身影，当时第一眼见到他，她居然凭空里生出一种畏缩之意。

在对上那双眸子的时候，她心中的震动无法言说，那人没对她说一句话，她却丝毫也没生气，他的态度里有种骨子中的倨傲，她觉得很碍眼，可是又那么耀眼，耀眼到……似乎如此都是顺理成章的。

杜兰芳那句话，是冒犯了——冒犯了他。

然而她是知府家的小姐，从小见过多少达官贵人，没有谁能让她生出那种类似敬畏的感觉。

这怎么可能？

廖涟泽抬手，在眉心处轻揉，“怎么会……明明只是一身布衣，明明是个普通百姓而已……难道我……是多心了吗？”

廖涟泽想来想去，缓缓放手，走到门口唤道：“来人！”

门口站着的心腹入内，“小姐有何吩咐？”

廖涟泽低声道：“速派两个可靠的人，一个往京城兵部，一个往北部大营，给我查一个叫作‘连世珏’的，参加过长陵之战，务必要查到他的详细情形！”

那人答应了声，匆匆离去安排。

廖涟泽看人走了，略觉心安，正当这时，耳畔停到细微的声响，她眼睛一眯，原本肃然的神情便变成淡淡的笑意。

“姐姐，你果然在这儿……也不觉得闷。”杜兰芳进了门来，笑着招呼。

寥涟泽望着她的脸，笑意淡而温柔，“不然又能怎样？总不能学个男子一般到处跑呢。”

杜兰芳笑道：“那又怎么不能，姐姐是我家的贵客，我可不能怠慢了你，不如我领姐姐你出去转转？”

寥涟泽道：“芳儿你满面春风，怎么，难道是有什么喜事吗？”

杜兰芳得意地笑着，“也不是什么喜事，只不过因为有人要倒霉了，故而我觉得高兴，姐姐，跟我一块儿出去看个热闹吧？”

寥涟泽不紧不慢地也跟着笑了，“妹妹你这么好兴致，姐姐当然不能扫兴了，那就走吧。”

且说风玄回到县衙，刚进门，就差点跟赵忠撞个满怀，赵忠见他回来了，仿佛盼到救星，“捕头您可到了，快去看看吧。”

风玄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赵忠道：“那个杜管家，他、他上吊死啦，老爷让我赶紧找您呢。”

风玄听了，赶紧地入内，赵瑜正大惊失色，见他来了，便一起前去狱中查探。整好仵作也赶到了，查验之后，说杜管家是自缢身亡。

风玄同赵瑜对视一眼，上午刚问了案，招了供，用了刑，晌午一过人就死了，往好里说倒没什么，但若是往坏处想，什么“严刑拷打逼供致死”之类的……就有些微妙了。

正在这时，衙门外传来击鼓的声响，赵瑜忙派人去看，片刻衙差回来，色变道：“大人，不好了，外头是杜府的人，在击鼓，还大声地说什么‘大人草菅人命’……”

赵瑜双眉一皱，咬牙恨道：“这其中定然有内情，怎么人一死本县刚得了信，外头就有人鸣冤了，难道他们能未卜先知不成！可恨！”

风玄见他气冲冲要走似的，便将他拉住，“不要动怒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就是想要激怒你趁乱行事。”他极快地吩咐三班衙役，多增添几人看守大牢，一刻钟巡视一次，其他人跟着他，听令行事。

第六十二章

-----于飞：池鱼思故渊-----

赵瑜出了后堂，来到县衙大堂，坐定了，便道：“把鸣冤之人带上来！”

衙差出外，却听得门外传来声嘶力竭的叫唤声响，顷刻差人回来，道：“大人，那人执意不肯入内，还说……”

赵瑜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
衙差说道：“他说大人草菅人命，他进来怕也会被大人所害……”

赵瑜一拍惊堂木：“荒唐！他不进来，本县如何审案？”

堂上堂下寂然无声，只有县衙外的声响越发喧闹了，有人叫道：“快叫县太爷出来，给我们一个交代！”

赵瑜皱了皱眉，霍然起身，“出去就出去，本县怕他不成！”转出桌后，往堂外而去。

凤玄微微一笑，把副手李明唤来，低低交代两句，便三两步赶上了赵瑜。

赵瑜出了县衙，在门口一站，见面前果真围着好些人，闹哄哄的，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县太爷逼人人命，藏着不敢出来吗？快快给我们一个交代！”

赵瑜一听这个，便皱了眉，心中却想起凤玄的叮嘱，因此他并不惊恼，更把先前的风流轻佻尽数敛藏了，迈步出了高高门槛之后，手往身后一背，双眉扬起，冷冷地望向人群中叫嚷的几个人影。

他生得本就不错，只是极少会做这种严肃的表情，身着官袍如此一来，倒是有些凛凛的威严透出来，更加上凤玄面沉似水地站在他身侧，不怒自威地令人望而生畏。

而两人身旁，身着黑色袍服的衙役们齐刷刷地跟着拥出，手持水火棍，雁翅般向两边分散开齐刷刷地站定，更见了官威赫赫。

衙差李明上前，将手臂往上一抬，掌心往外，“都安静了，县老爷有话说！”

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，先前因赵瑜同凤玄现身这会儿，人群中的吵嚷声已低了下去，李明一喊，中人更是鸦雀无声。

赵瑜见状，心中便也安稳，就扫了一眼旁边的凤玄。却见他不动如山，泰然自若地如

在无人之境，却自有一种渊渟岳峙的气势，似乎就算是千军万马在前也能尽数镇住。

赵瑜心中暗自一惊。凤玄见他看自己，便向他略一点头示意。

赵瑜这才深吸口气，上前一步，“方才谁在此击鼓鸣冤，所为何事，怎么如今却不见人了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人群中有个妇人上前，掩面哭道：“是民妇鸣冤！”

赵瑜望着她，“既然你前来鸣冤，为何不肯进入县衙大堂，听本县审案？”

妇人哭诉道：“民妇的丈夫好端端地死在县衙里头，民妇害怕……只怕进去了后也会遭遇不测。”

赵瑜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妇人没有开口，人群中却有个声音高叫道：“这还用说，肯定是因为县老爷害死了人家的丈夫！”

另一个声音叫道：“不错，她分明就是在状告县老爷，又怎么敢进去呢！”

赵瑜还不曾出声，李明高声叫道：“是谁在造谣生事，站出来！”

李明说完后，人群重新静了下来，赵瑜才又开口：“本县是秉公问案，从无徇私枉法，此心可鉴日月！既然你不肯进内听本官审问，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儿说一说——杜管家身死一事，是因本官正着力追查杜大户家谋害人命勾结山贼之事，昨日杜管家忽然无缘无故认下所有罪责，本官还想继续追查，谁知他就忽然自缢而亡，这件事本官也觉得很是古怪！本官是绝不相信杜管家有勾结山贼的能耐的，至于他为什么而死……又是不是想替谁顶罪，本官还会继续追查！只希望大家别被谣言蒙蔽，让本官……”

他的话未说完，只听得人群中道：“你这狗官，信口开河地胡说什么！”

与此同时，“咻”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扔出来，直奔赵瑜而去。

赵瑜全无防备，那物又来得急，眼看就要被击个正着，赵瑜一惊之下，觉得眼前花了花，却是一支手臂横了过来，在他面前一探一握。

赵瑜眼睁睁看着，却见凤玄缓缓地将手臂收回，他手中竟握着一块巴掌大的石头，若是这东西打在人脸，怕是他名满京城文采风流的赵公子即刻就要名满阎罗殿。

赵瑜灵魂出窍，在场百姓也有些痴痴呆呆，凤玄这一手委实漂亮，截得快、狠、准。

李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上前喝道：“谁！谁干的！”周遭的衙差们也向前数步找寻行凶之人，但围观的百姓不下几十人，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，又哪里能找出动手的是谁。

赵瑜便看凤玄，却见凤玄握着那石头，手上一用力，整块儿带着棱角的石头竟碎裂成几小块，赵瑜差点儿惊得张了嘴。

凤玄冷冷一笑，目光往人群中一扫，手腕一抖，几块碎石如流星般没入人群之中。

只听得“哎哟哎哟”数声惨叫，李明听得凤玄沉声道：“把那负伤的人带出来！”当下如梦初醒，带人冲了进去。

这些百姓乡民们兀自不知发生何事，面面相觑，才反应过来这位捕头大人方才动了手。

众人后知后觉，却见几个捕快冲入人群，大家伙儿急忙闪身躲避，捕快们极为容易地就把受伤的四个人找了出来，拉拉扯扯扔在赵瑜跟前。

这三人，有人伤了额头，有人伤了颈间，有人伤了脸颊，各都见了红带了血，有一个伤得更巧，乃是手。

那捕快把那伤着手的人拉着，李明大声道：“大人，这人身旁还有一块石头，正是他扔的无疑。”原来是他正要再扔石头的时候，被凤玄抢先了一步截住了，害人不成反害己。

赵瑜见机不可失，便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因何要暗害本官？”

那四人跪在跟前，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可都不敢说，一人就道：“咱们只是看不惯你……”

赵瑜怒道：“这么大一块石头，砸中本官就是暗害朝廷命官，你们是哪里来的百姓如此不良善，因为看不惯本官就要加害吗？”

另一个人便抵赖道：“是因为你害了人命……”

赵瑜正气着，凤玄在旁说道：“这几个人有些面熟，不知哪里曾见过。”

赵忠摸着下巴细看了会儿，便道：“这好像是杜家的人，我先前曾见过他们跟着杜家的轿子去酒楼……”

这四人一听，面如土色，也不敢再多说，各自紧紧地闭着嘴。

凤玄同赵忠说了这两句，这工夫围观的人群中就有人就说：“不错，那穿蓝的不是杜大户家的家丁吗？”

一时间百姓们七嘴八舌，指点起来。

有看热闹的明白人就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是县老爷追查杜员外，因此才被人记恨了……这杜管家跟着杜员外做了不少的恶事，他畏罪自杀也是有的……”

“什么畏罪自杀，他知道杜家的所有内幕，我看啊，保不准真的是被人害死的，只不过害他的人不是县老爷，怕正是他主子啦！”

赵瑜听到这里，暗喜居然还真的懂事的。

那告状的妇人见状，也有些不安似的，左看右看，神情慌张。

赵瑜冷哼了声，说道：“少安毋躁，大家都看得清楚了吗？这试图暗害本官的正是杜家的家丁，他们此举，定然是被人指使，幕后之人是谁，居心如何险恶，可想而知。虽说杜家是当地一霸，无人敢招惹，但本县来到乐阳，乃是为了乐阳县的百姓谋福祉，设身处地都要为百姓着想，这样才能称得上是‘父母官’，也对得起浩荡皇恩……”

凤玄听到这里，心里暗乐，看百姓们有人面露喜色，有人有些懵懂，他就看一眼李明。

李明趁机高声说道：“乡亲们，咱们大老爷有话，大家伙儿有冤屈的，都可以来县衙递状子，现在的乐阳县衙跟先前的不同了，大老爷是真正的父母官，会为大家公平做主的，大家伙儿都放心吧！”